



金蔷薇
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蝴蝶

王勇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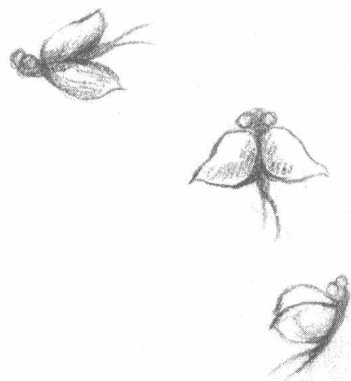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蝴蝶

王勇英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 / 王勇英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7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ISBN 978-7-5324-9689-1

I. ① 蝴… II. ① 王… III. ①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827 号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蝴蝶

王勇英 著

胡文如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8.5 字数 109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689-1/I · 3855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手记：

一直难以忘记这样一个画面：

冬天的傍晚，在大车铺桥头那棵苍老的龙眼树下，坐着脏兮兮的姐妹两人，她们因为营养不良，脸黄，又瘦，不过眼睛却很大，有一种像泉水一样明亮的光。一个男人从桥底下的小河边上，把洗干净的两颗生红薯递给她们吃。

很多人在看他们。我也在人群之中。

听大人们说，那个男的带着孩子出来寻找走失的妻子，已经在外面找了一年多。他带着一张拇指般大的黑白照片，给人们看，打听他妻子的下落。

那天晚上，他们睡在树下的草堆里。

人们给他一些柴、一些米、一些菜，还有一些旧衣物。

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的时候，从那里路过，看到那两个女孩子在桥下的河边洗脸。她们穿着我姐姐的旧衣服。我和她们匆匆对看了一眼，就赶紧走过。后来，他们住到田野边的旧砖窑。我和沙蛭他们去看，那时我羡慕她们能住在有芭蕉叶屋顶的砖窑里。

她们到田野去捉禾虾，我也跟去。我捉禾虾回家喂鸟，而她们是烤来当午饭……

有一天，他们一家突然不见了。大人们说，他们走了。

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找到妈妈，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家。

在小说中，我给了他们一个还算美好的结局，那也是我给予的祝福。



目 录

1. 一车稻草	1
2. 一个叫它铺的地方	6
3. 不要随便说话	13
4. 那帮孩子	18
5. 河边的家	26
6. 有人放火	31
7. 去弄泥家	37
8. 旧瓦窑	45
9. 被发现了	50
10. 菜条,你好	57
11. 如果和妈妈在一起	63
12. 把秘密说出去了	72
13. 挂在树上的落水拐	76
14. 是朋友了	82
15. 爸爸怎么了	89
16. 让阳光照进来	95



17. 特别的野餐	100
18. 那不是我们的妈妈	107
19. 记忆里的事	112
20. 回家	118
文字里的王勇英	126

1. 一车稻草

蝴蝶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堆稻草中。那些虽然是陈年稻草，但被阳光暴晒得很透，没有太多积郁的腐朽气息，仍蓄留有那股稻草特有的植物香味，同时还有太阳的味道凝留其中。蝴蝶贪婪地多吸了几口气，可能是肚子饿的原因，仿佛闻到了米饭的香气。于是，她又咽了几口水。

“可是，我怎么会躺在这里？爸爸和妹妹呢？”

蝴蝶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猛地坐起来，盖在身上的稻草纷纷散落。在一片窸窣窸窣声中，蝴蝶听到轻微的呼噜声，转头看到爸爸和妹妹正躺在稻草中酣睡，声音从爸爸的鼻子里传出来。妹妹像小猫一样蜷缩在爸爸的怀里，脸贴紧爸爸的胸脯，一只手抓着爸爸的衣服，食指从衣服的扣眼穿过，牢牢地钩着。爸爸的手把妹妹护在怀里。他们身上盖着稻草，爸爸把一只皮包枕在头下，另一只袋子夹在大腿间。爸爸的裤筒因为腿弯曲而缩了上去，脚踝处的那一截露出来，因为没穿袜子，脚被冻成了紫黑

色，还有好几道裂口，有一些血迹，泥沙和那些血迹混在一起，凝住了，硬硬的，像鱼塘边那些用灰沙、泥巴还有石头筑起来的道路。

蝴蝶把盖在自己腿上的稻草抱起来，盖在爸爸的腿上、脚边。

这时候妹妹突然发出声音，嘴巴不停地咂着，在嚼一根稻草，她一定是在梦中吃到好东西了。蝴蝶轻轻地把稻草从她的嘴里抽出来，妹妹的嘴竟然跟着稻草移过来，很舍不得的样子。蝴蝶把那根被咬破了的稻草扔到旁边，小心抹去妹妹嘴角的口水。她的脸红扑扑的，在那上面也有很多小小的裂口层层堆积，被冻出一层淡黑色。蝴蝶很想摸摸妹妹的脸，但是，手指却在她的脸边停下来。不能触碰，那会很痛，蝴蝶自己脸上也有两大片被冻开的裂口。

如果有雪花膏就好了，搽一点就能让那些裂开的硬皮柔软、平滑。可是，蝴蝶没有，心里不免有点难过。

然而，这种难过的心情立即就被另一份恐慌所取代。

蝴蝶细看一下，他们所躺的稻草是被装在一辆大卡车里的。很快，她就想起来，昨天，她和妹妹跟着爸爸走了很远的路，他们从一个叫沙坡的小镇开始走，经过好几个村庄，后来又穿过一片没有人的山林。

他们还没走出山林，天就黑了，透过树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它们的光很亮，很冷。夜晚的风好像被刀削得尖尖的，隔着衣服也能割人。蝴蝶走一会儿就要跳着跺脚，让脚板暖和，再把热量传到身体各处。妹妹走累了，可能还有点饿，哭哭啼啼，爸爸只好把手中的布包给蝴蝶提，自己背着妹妹走。

爸爸想找个可以避风的地方取暖睡觉，只是，一路走下来，都没看到有合适的地方。他们只能一直沿着大路走，后来在路边看到一辆大卡车。

“太好了。”爸爸说。

爸爸想在车底下过夜，靠在大车轮下面也能挡风的。爸爸先去探查，蝴蝶和妹妹在路边守着行李。爸爸弯腰，细看了车底，然后再爬到车上去

看看。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温暖的床呀，还有温暖的被子。”爸爸在车上高兴地跟她们说。

他发现原来车上装满了晒干的稻草。

在寒冷的夜晚，能找到这一车稻草，真是太幸运了。

爸爸先在稻草中挖了一个窝，让蝴蝶和妹妹躺进去，又帮她们盖好稻草，自己再挨在妹妹身边躺坐下来。

爸爸从口袋里摸出一点包子，分成两小半给她们俩吃。蝴蝶知道，这是爸爸吃晚饭时故意剩下来，给她们睡觉前吃的。

包子硬硬的，放在嘴里像石头，蝴蝶和妹妹就这样嚼着硬包子睡觉。

昨天晚上，是清冷的夜空，现在是阳光明媚的正午。蝴蝶看看四周，感觉这里不是昨天晚上车子停的地方。昨晚，借着月色，她能看到路的一边是山，是茂密的林木，另一边是田野，没有村庄；而这里，路的两边是稻田，田野中也有村庄，还有一条河，河那边还有田野，还有村庄，山在更远处。

车子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开了，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然后又停在这里。

爸爸和妹妹还在熟睡中，蝴蝶没有叫醒他们。让他们多睡一点，十多天以来难得躺在这么暖的稻草中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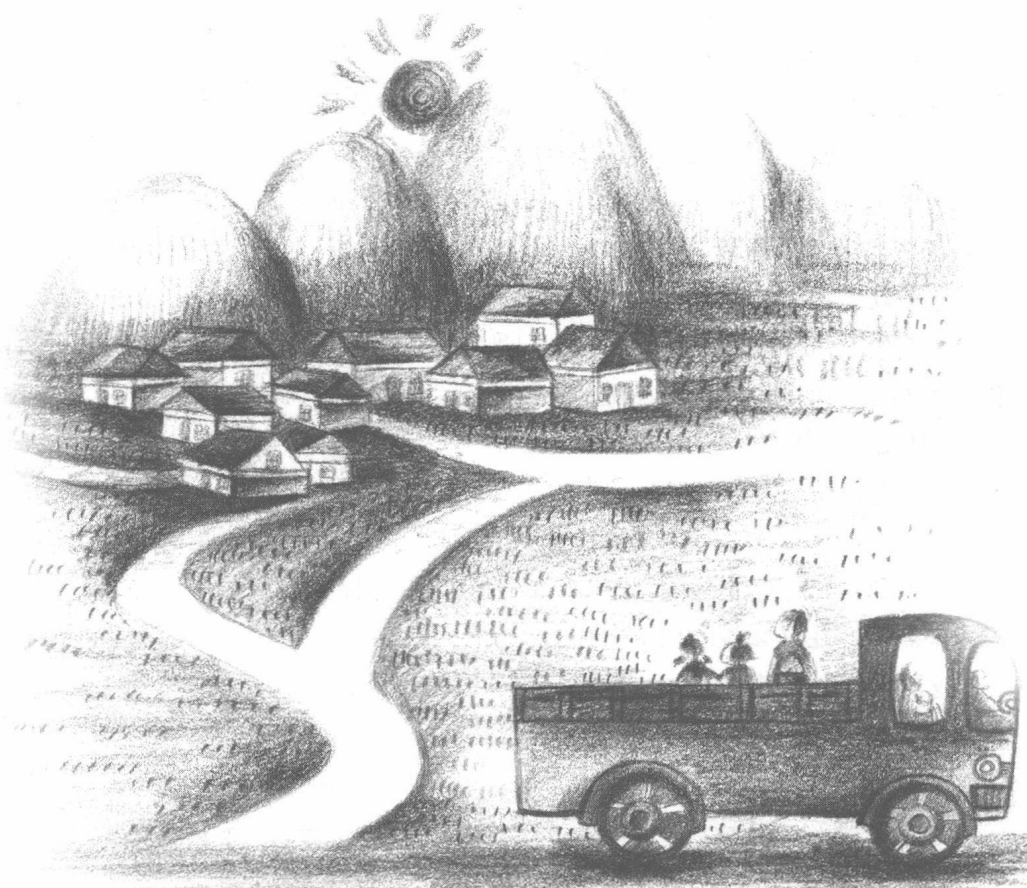
这时候，有人朝车子这边走来，三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肩膀上扛着个大包，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睡觉的娃娃。

蝴蝶悄悄缩下来，坐好，一动也不敢动，以免发出声响。

他们走到车子边停下来，然后“嘭——嘭——嘭——”三大包东西被扔到车子上来，落在车尾处的稻草上。蝴蝶被吓了一跳，幸好他们睡在车头这边。

蝴蝶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出声，一会儿看看爸爸，一会儿又紧张地看看车栏，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爬上来。

一会儿以后，车子就开动了，摇摇晃晃往前走。



没有人上来，蝴蝶松了一口气。

她也不在乎车子开往什么地方，等爸爸醒来以后再说吧。

落在车上的那三个袋子，鼓鼓的，还有破洞，蝴蝶看看，是红薯，还带着新鲜的泥土。红薯唤醒了蝴蝶的胃，咕咕地叫了几声，很饿。蝴蝶忍不住伸手摸了一颗，在稻草上擦去泥，连皮一起吃了。

清甜可口。

这么好吃的红薯，应该让爸爸和妹妹也能吃到。蝴蝶多拿了两颗，装在口袋里。

她想好了，到时候她和爸爸一起帮司机卸稻草，抵这几颗红薯。

车子一直往前开，这是一条泥路，坑坑洼洼的，有石头和泥团，还有附近村民挖来通水的水沟。车子一路开去，震荡很大，车尾的那块车皮太破旧了，还有点松，发出很响的声音。爸爸被惊醒，接着妹妹也醒了。

妹妹发现他们是坐在一辆开动的大卡车上时，高兴得叫起来：“哇呜——”

“嘘——”蝴蝶示意她别叫那么大声，指指车头，告诉她开车的司机会听到。

爸爸则由着妹妹欢呼，他觉得没关系，车子把他们带到哪儿他们就去哪儿，如果司机把他们赶下来，那他们就下来好了。

他们本来就没有目的和方向，所以可以在任何地方停留下来。

蝴蝶把红薯拿出来给爸爸和妹妹吃。妹妹很饿了，拿过红薯就猛啃，爸爸叫她慢点吃，她也不慢。吃完一颗红薯，妹妹还想吃，蝴蝶犹豫了一下，又从那只袋子里拿了一颗出来，擦干净泥巴，给她吃。

妹妹站在稻草上，扶着卡车的铁皮栏，一边啃红薯，一边看路边的风景。

蝴蝶也站在妹妹旁边，护着她。

2. 一个叫它铺的地方

车子穿过一片田野之后，轻轻地转了一个弯，突然就进入一条窄小的街道。街道小，但商铺密集，一家连着一家，人也很多，车子开得很慢，司机还得不时停下车来。那个抱娃的女人亮着嗓门在喊：“让一让——给车子过。让一让——”

街边的人看到蝴蝶姐妹俩，但是他们谁都没说什么，以为她们是搭车去哪里的人。当车子开到一座小桥时，因为人太多，车子不得不停下来，司机下去叫卖菜、卖水果的人把摊位往后挪一挪。一个带着狗的女孩从桥那边走来，好奇地看着车上的蝴蝶和她妹妹。从河下边走上来两个男孩，他们好像是找到了好看的石头，都送给那个带狗的女孩。他们也看车上的蝴蝶。

蝴蝶在高高的卡车上看他们。

“车上有人——”

那个带狗的女孩突然大喊了一声。

司机没听到，女孩又告诉司机。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女人听到了，

走下车来，往车上看，果然看到了蝴蝶姐妹俩，吃惊得睁大眼睛。

“你们怎么在车上？”女人大声问。她的声音太大，把怀里的娃吓醒了，哇哇大哭。女人一边哄孩子，一边去把那个司机拉过来，让他看车上的蝴蝶。

妹妹害怕，跑到爸爸那里去了。蝴蝶小声告诉爸爸，他们被司机发现了。

爸爸正在用稻草编一条绳子，听到蝴蝶这样说，加快手中的活，打好结，站起来对车下的司机笑着说，他们是走远路的，昨天晚上在车上睡了一觉，顺便搭了个顺风车。

司机看看他们，觉得他们不像坏人，就没赶他们下车，只是问他们要到哪里去。蝴蝶的爸爸一时也还没想好要到哪里去，看看这条人来人往的乡村小街，想在这里停下来。他跟司机打听到，这个地方叫它铺。

蝴蝶觉得这个街名很有意思。

“那我们就到这里吧。”爸爸跟蝴蝶说。

蝴蝶看看那个带狗的女孩，这时候，在她身边又多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好吧。”蝴蝶也想在这里停下来，不知是不是和车下的那几个人有关。

爸爸把行李先拿下车，然后再把蝴蝶和妹妹抱下车。蝴蝶想告诉司机，她在车上拿他的红薯吃了，可是，司机忙着叫人家让路，没用心听她说什么，只听到她说了几次红薯，以为她想要红薯，就爬到车上，抓了十几颗下来往她怀里一放，爽朗地说：“想吃就拿，红薯而已嘛，地里还有不少呢。”

蝴蝶没想到会是这样，吃惊万分，赶紧接过红薯，但是红薯太多了，她拿不过来，好些落到地上，她想把手中的红薯捡起来，结果反而让手中的红薯掉下去更多。

带狗的女孩和那几个孩子看到蝴蝶这样，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在车上就吃了你的红薯，想帮你干活，抵红薯……”蝴蝶再跟司机说。

“不用。吃几个红薯就要你干活了？”司机大手一挥，大声说。

旁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笑起来，他们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弄泥——要上课了，还不走？”

这时候，有个男孩从街的那头跑过来，冲那个带狗的女孩喊。

“哎，走。”她答了一声，拔腿就跑。

她身边的那几个孩子还有那条狗也跟着她走了。

蝴蝶听到了，她叫弄泥，和它铺的名字一样，都很奇怪。

“从哪里拉那么多稻草回来？”理发师问司机。

“老岳丈家的，拉回来喂牛。我们家的稻草棚让那些顽童玩火烧了，过冬嘛，牛不能断了粮。”司机说。

司机疏通了桥道，马上就开车过去。他老婆探头出去，大声喊着，叫人们看好车，站远些，以免撞到了。

大卡车在人群拥挤的窄小街道中，完全失去了风度，它的威风与霸气只能在宽敞的公路上才能展现，现在，它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在司机夫妻俩的搀扶下慢慢行走着。蝴蝶想过去扶着它的车厢，帮忙推一把。

卡车好不容易过了桥，爬上一个小坡，到了宽敞的大道，转眼间就精神一抖，“笛——”地高声鸣叫着，马路后面扬起的那阵尘埃让跑起来的它看上去神气十足。

卡车走了，人们的目光聚集到蝴蝶他们身上。大家对这三个外来人感到好奇，他们看这一家三口，开始了种种猜测。

“这两个孩子是你什么人？”有人问蝴蝶的爸爸。

“我女儿。”爸爸答。

问的那个人轻轻地“噢”了一声，转头对那些人说：“说是他的女儿。”那些人好像也在等着这个答案，互相传着。

有更多人走过来看蝴蝶他们，问更多问题。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来这里做什么，或者想去哪里。也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逃难出来讨饭。



蝴蝶和妹妹一左一右挨在爸爸身边，这些问题由爸爸来回答。

爸爸也只是简单回答，他们家里的房子、田地被水淹了，没有吃的没有住的，只好带着孩子逃出来找些吃的。

人们听到蝴蝶的爸爸这样说，都对这无家可归的一家人表示同情。

也有人问起，孩子的妈妈呢，爸爸就沉默不予回答。于是那些人就自行猜测答案，认为孩子的妈妈可能是饿死了，或者是被水淹死了，也可能是嫌生活艰难，跟有饭吃的人走了。

妹妹又饿了，拿起红薯就吃。她一边吃着红薯，一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人们。

“哎呀，可怜呀，吃生红薯。”

“看来真是饿了。”

卖油果的小摊老板递过来两只油果，蝴蝶和妹妹一人一只。蝴蝶只吃了一半，给爸爸一半，爸爸不吃，给妹妹吃了。

“真是懂事。”一个妇女看着蝴蝶，满眼都是喜欢。她离开了一下，然后就在桥头边的米粉店门口朝蝴蝶招手。“过来，和你妹妹过来，吃粉。”

粉店门外摆有两张粗糙的老桌子和几条瘦瘦的板凳，老板端两碗粉出来，摆放到木桌上。

蝴蝶和妹妹都很想去吃，但还没得到爸爸的许可，不敢去，看看那个人又看看爸爸。

“让孩子过来先吃饱肚子吧。”那个女人对爸爸说。

爸爸对蝴蝶和妹妹点点头说：“去吃吧。”

“爸爸也去。”蝴蝶说。

“嗯，爸爸也去。”妹妹也拉着爸爸的手说。

“去吧。”爸爸陪她们过去。

女人只买了两碗粉，是给蝴蝶姐妹俩吃的，她只顾着关注孩子。不过，蝴蝶却是想着爸爸的，她怯生生地问老板：“再给我一只碗和一双筷

子,可以吗?”

老板递给她一只碗和一双筷子,当他看到蝴蝶把自己那碗粉分了半碗出来给她爸爸时,欣然笑笑说:“这孩子,倒是有孝心。”

妹妹也学蝴蝶,从自己碗里夹一些粉给爸爸。爸爸赶紧说:“可以了,爸爸不饿,你吃吧。”

父女三个埋头吃粉,蝴蝶和妹妹虽然吃过红薯,但那也不顶饿的。妹妹的脸都差不多要埋到大碗里去了,汤粉的热气把她的脸蒸出一层水珠,它们带着油光,散发出汤粉的香气。

蝴蝶看爸爸差不多吃完了,又给他倒一点汤水。父女俩对视一眼,笑了。妇女目不转睛地看着蝴蝶,越看越喜欢。

“我姓周,这里的人都叫我阿周。”女人说。

“我叫呈东。”蝴蝶爸爸说着指了一下两个女儿,“大女儿,蝴蝶;小女儿,兰花。”

“蝴蝶,蝴蝶。这名好听。”阿周笑眯眯地看着蝴蝶。

蝴蝶能从她的眼神里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喜欢,心里高兴。

“蝴蝶几岁呀?”阿周问。

“十岁半。”蝴蝶说。

“我快七岁了。”兰花也跟着说。

阿周看着她们笑。

“接下去,你们打算怎么办?”阿周问呈东。

呈东一时也有些为难,不知如何作答。

阿周很关心他们,搂了一下蝴蝶,说:“带着孩子这样到处流浪,没吃没喝的,还没有个好地方睡觉,这哪成呀。别说你是当爸的,我这个外人看在眼里,心里也实在不忍。”

“是呀,是呀。”呈东连连说。看着两个女儿受苦,他也很难过。

阿周的目光又落在蝴蝶身上,对呈东说:“我一看到蝴蝶呀,就喜欢。”